

五月的风

宋波

五月的风，是带着温度的。它不像三月那样怯生生的，也不像七月那样莽撞。它只是来了，轻轻地来了。这风里总夹着些“绿肥红瘦”的意味，李清照笔下的那份初夏的慵懒，就这样被风裹挟着，吹进了寻常巷陌。

早晨推窗，风就进来了。它先是在窗帘上打了个转，似乎要专门营造一幅“水晶帘动微风起”的意境，然后才溜到我的书桌上，翻动那些没压好的纸页。我总疑心它是识字的，不然怎么专挑我昨夜没写完的稿纸掀呢？它掀得那样轻巧，那样不经意，倒显得我的恼怒有些小气了。这风分明是个调皮的书童，专爱翻检主人的笔墨。

五月的风是个出色的信使。它将蒲公英的种子送往远方，将槐花的香气送入千家万户。晏小山词曰：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。”这“微雨”中，想必也有五月的风在作祟。它携着雨丝，将花瓣从枝头摘下，又将燕子送到更远的屋檐。自然界的一切讯息，似乎都靠它来传

递。

幼时在乡下，常见农人于五月插秧。他们弯着腰，将嫩绿的秧苗一株株插入水田。风过处，秧苗便摇曳起来，远远望去，竟如绿色的波浪。农人的笠帽也被风吹得歪斜，但他们从不恼怒，反而显出几分惬意。这风，吹散了劳作的辛苦，带来了泥土与青苗的气息。我常蹲在田埂上，看他们劳作，念起刚学的诗句：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农人田间的说笑声，伴着诗词混在风里，飘得很远。

五月的风最是包容。它能容纳花的芬芳，也能消化尘世的喧嚣。你忧郁时，它便轻轻叹息；你欢愉时，它便翩翩起舞。东坡居士被贬黄州，写下了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词句。我想，他定是在五月的风中得到了慰藉。这风不问你的身份，不计你的贫富，只要你愿意敞开胸怀，它便慷慨地给予清凉。记得少时家贫，夏日无钱买冰，母亲便让我坐在院中的槐树下，说：“让风吹

吹就不热了。”果然，五月的风穿过槐叶的间隙，带着淡淡的槐花香，感觉比冰块还要解暑。

风里总带着故事。有时是远处工厂的机油味，有时是郊外麦田的青草香，有时又是谁家厨房飘来的饭菜香。这些气味在风里交织，旋转，最后消散在空气中，像无数个微小的人生。五月的风，就像个行走的诗人，收集着“梅子黄时雨”的惆怅，“绿树阴浓夏日长”的闲适，还有“小扇引微凉”的惬意，然后将它们撒向人间。

我站在阳台上，感受风从指缝间流过。风又来了，这次它掀起了我的衣角。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说的话：五月的风最懂事，它知道什么时候该来，什么时候该走。现在想来，母亲说的何止是风呢？这风里分明藏着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的叹息，也藏着“晴日暖风生麦气”的欢喜。它来自自如，不着痕迹，却在我们心上留下了浅浅的印记，像一首关于初夏的朦胧诗。

午后，阳光慵懒地洒在小区的角落，我漫步其中，试图捕捉这春日里每一丝温暖与惬意。突然发现了路边有两朵俏丽的小雏菊正在盎然开放着，它不张扬，不哗众取宠，不招蜂引蝶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以它独特的外形和清新温婉的气质，来诠释着生命的蓬勃与灿烂。

我蹲下身子，细细地观察着它们。只见它们的花瓣细小而紧密，簇拥着金色的花蕊，像是一群孩子紧紧地围绕着母亲。花瓣是淡雅的鹅黄色，如丝般细腻柔滑，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，仿佛少女的裙摆，在微风中摇曳起舞。每一片花瓣都似乎经过了大自然的精心雕琢，边缘呈现出柔和优雅的波浪状，犹如海边的浪花，灵动而富有韵律。太阳光照在它们身上，花瓣更加透明一般，显得格外娇嫩。

它们的叶子也是别具一格，并不宽大，却显得分外精神。叶子的形状狭长，颜色深绿，带着一种坚韧的气质。叶子的边缘有着细小的锯齿，仿佛在告诫着人们：它虽小，却也有着自己的锋芒。小雏菊的茎干也不粗壮，但足够挺拔。它支撑着花朵和叶子，显得格外有力。茎干的颜色是深褐色，表面有着纤细的绒毛，给人一种温暖而亲切的感觉。

我轻轻抚摸着它娇小的花瓣，仿佛回报我的爱怜一般，一丝淡得不能再淡的清香，悠然飘入我的鼻中，那香味儿就像春日阳光与晨露交织的自然气息，带着些微甜润和微凉的草本芬芳。先是类似青苹果皮的浅浅酸涩感，随后转化为蜂蜜般的柔和甜意，这种香味在空气中若隐若现，时而清晰如沾满露水的花瓣，时而消散如薄雾。但小雏菊的香气始终保持着一一种纯净的底色，没有复杂的花香脂粉气，更像是用指尖轻轻掠过一片野花田时，不经意沾染上的自然馈赠。

再往前走，草地上盛开着许多小雏菊，它们如同绿色地毯上一颗颗金灿灿的小星星，为这万紫千红的春天增添了更为绚烂的色彩。望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小雏菊，我的思绪飘向了多年前的往事。

想起了多年前有一位同事37岁生下仅3斤重的早产儿，这个只有巴掌大小、浑身青紫的婴儿被放在了暖箱半个月后才随母亲出院，住院期间曾多次下了病危通知。婴儿父亲音信全无，在药房上班的母亲含辛茹苦、小心翼翼独自地抚养着婴儿。苍天似乎也动了测隐之心，十几年后，婴儿出落成了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，还考取了市卫校，成为了一名口腔科医生。现在母女在一起生活，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。每当见到这位面容清秀、身体健康的姑娘时，我便感叹生命的坚毅、神奇与伟大。

小雏菊的花语是纯洁、坚贞与爱。它的花瓣虽然单薄，但却透露出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即使在恶劣的环境下，它们依然能够傲然绽放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我们是否应该学会像小雏菊一样，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淡泊。不追求表面的繁华和虚荣，只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品质。这样的人生，或许会更加真实和有意义。

弱小的生命，也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辉

刘一平

母亲的针线筐箩

李本兰

下班路上，一摆摊老人脚下摆放着竹制的筐篮，腿上堆满了竹条，一双老茧从生的手正灵活地摆弄着竹条。春日的阳光照在他手中翻飞的竹条上，忽明忽暗，恍惚间竟与二十多年前的光影重叠。

多年过去了，我仍清晰记得那时家家土炕上或窗台上总摆着小筐箩，用来装针线。这似乎是那时老家每一户人家的标配。它们材质各异，有柳条编的，有竹子制的，还有纸质的；形状也不尽相同，圆的、方的，各具特色。

母亲的针线筐箩是竹制的，圆圆的，轻巧精致。岁月悠悠，筐箩原本的色泽渐渐褪去，变成了暗褐色。母亲会用旧报纸糊上一层又一层，如此一来，筐箩虽透着年代的痕迹，却依旧干净、体面。

母亲的针线筐箩像个百宝箱。打我记事起，百宝箱里面总是满满当当、林林总总。剪刀、尺子、顶针整齐摆放；大大小小的纽扣、粗细不同的针、五颜六色的线有序排列；纳鞋底用的锥子、碎布，以及颜色各异的线球等一应俱全。别看这筐箩不大，却装下了母亲的“十八般武艺”，做针线

活时，所需之物随手可及。

旧时，我们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，都靠母亲一针一线缝制而成。印象中，一年四季，哪怕是空闲时，母亲的手却从未停歇，针线筐箩总伴随她身边。昏黄朦胧的灯光下，母亲不是缝补衣物、纳鞋底，就是絮棉絮片。我和妹妹小时候淘气，衣、袜时常破洞，母亲从不打骂。每当晚上睡觉前，母亲总会把针线筐箩放在炕边的窗台上，伴着昏暗的灯光，开始穿针引线，为我们及时缝补衣物。缝补好后，衣物上的补丁，它明白无误地宣布：这衣服是旧的，这衣服是破的。即便穿着带有补丁的衣服，我和妹妹也从不觉得低人一等，反而姐妹间彼此谦让有爱，从没有争衣抢食之事。那是因为母亲那密匝匝的针脚早已教会了我们勤俭和自信，使得衣物上的窟窿也好，补丁也罢，从未咬痛过我和妹妹的青春。针线筐箩里还有我和妹妹的两个布毽子，是母亲用碎布缝的。初学踢布毽子时，我和妹妹总是接不住，母亲就特意搓捻根粗线绳，缝了上去，这样，我和妹妹就可以手提线绳随

意走动了。就这样，我们的童年，在母亲针线筐箩的呵护下，幸福而安宁。

母亲的“百宝箱”，功能远不止缝补。儿时的裙角，书包或衣服的破洞上，偶尔绣有一个简单的图形或一朵漂亮的小花。这些精致的绣品，让我的裙角飞扬得更加欢快，也让我的书包和衣服别具一格。此外，母亲还能用筐箩里不同颜色的线，在每年端午节为我们编成五彩绳手链。据说，五彩绳有驱邪避瘟的作用，就这样，母亲用她的巧思和双手，借助针线筐箩，编织出了我和妹妹五彩斑斓的童年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衣物也不再需要像从前那般缝缝补补。生活中少了针线活儿，自然也就少了针线筐箩的身影。但母亲多年来艰苦朴素的品质始终影响着我们。

母亲的针线筐箩，承载着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，母亲在昏黄灯光下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更是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，成为我一生都无法忘却的珍贵记忆。

